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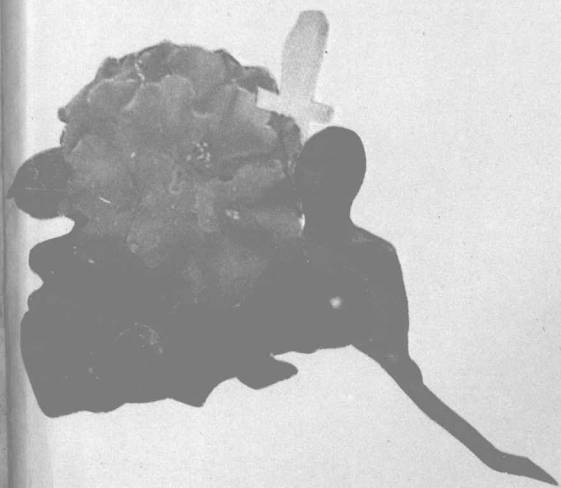
黑玫瑰

张长弓 著



黑玫瑰

张长弓 著



群众出版社

黑 玫 瑰

张 长 弓

群众出版社出版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

杭锦后旗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3.125印张 281千字 插页3

1988年11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7-5014-0081-4/1.21 定价：5.20元

印数：0001—6700册

内 容 提 要

伪满洲国成立后，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伸进了内蒙古大草原。在阴云密布、风雨欲来之时，B旗王公之女彩罕陀罗海坚持抗日大义，以自己的美貌、智慧和胆识周旋于王公贵族和国民党军政要员之间，同形形色色的民族败类展开了巧妙而严酷的殊死搏斗……

本书叙述了一个传奇式的悲剧故事，文字沉郁，豪放、粗犷，富有鲜明而浓郁的草原气息和民族特色。

第一章

还魂的鬼只能给人增添话柄

那是普通的北方冬天，青雪飘飘，寒潮阵阵。有的人经过一场动乱，心如古井，不生波澜，坐在家里问刘十九：

“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盃无？”而我却是穷命，在家里呆不住，就到B旗去“走马观花”。我觉着，那倏然逝去的十年时光得赶紧追回来！岁月无情，如白驹之过隙，在生产建设兵团劳动时我还能一口气摔倒十个年轻小伙，曾几何时，已是“而视茫茫，而发苍苍，而齿牙动摇”，变成步履蹒跚的老翁了。

我上火车，有位青年搀我一把：“你老慢着点儿。”我心里想：“你才老呢！”我去瞧病，作心电图，医生说我心室阻滞。我心里想：“我看您那个破仪器才阻滞呢，快砸了

吧！”我不服老，不认账，硬充是一条汉子，所以就冒着风雪严寒来到B旗，采访他们的挖渠排水工程。

听人家介绍，我很受感动。水利工程师的脑瓜是价值连城的脑瓜，所设计的排灌系统很是奇妙：水从锡拉大河引来，灌溉农田，然后再排泄到鱼儿海子里去；绕一个圈儿，再从海子流入锡拉大河。这工程，导清排浊，循环往复，可以同詹天佑之青龙桥铁路相媲美！

在渠道上转了一个月，这天回到B旗，住在招待所里。晚饭后漫步郊野，眺望面前的鱼儿海子。内蒙古，把湖泊叫做海子。这个海子倒是很大，一望海天茫茫，颇有洪荒之感。从地图上看，鱼儿海子是桎桎葫芦形状的，葫芦底儿在B旗，葫芦头在A旗。两旗都有繁星般的泉水群，其中较大的是乌兰泉、昆都伦泉、赛因泉、杜窝勒泉、哈泊察齐泉……这些泉就是鱼儿海子的源头活水。据说，从前海子边上有一座石碑，有唐朝边塞诗人岑参亲自写的字：“洗兵鱼海云迎阵”；此碑毁于十年动乱，连断片残碣也不见了！

我真佩服我的同胞的破坏力，若说建设什么，无精打采，一听说要拆毁什么、砸烂什么、打倒什么，精神头立刻上来了，真象闻鼙鼓而冲锋的勇士，勇猛中渗透着无比欢乐……

我一面思索着一面往鱼儿海子那个方向走，不料，天气就在刹那间起了变化。刚才的绚丽晚霞，一下子变得惨红，真是残阳如血。浓浓的血流动着，流进海子里，立刻变成了汪洋的血水。对岸的浅滩，本是米色的明沙，现在也红得刺眼，仿佛那是透明的珊瑚礁。我站在那儿，静观大自然的奇幻，不大一会儿，海子里的水变暗变黑，涌在沙岸上的浪，

简直墨染一样了。

顷刻间，天上的惨红隐去，有一片乌黑的云就象那高高的葛扎尔山，骤然从天外掩来，立即崩塌，居高临下地砸下来；山崩之势，带来了一阵怪风。

风卷干煞煞的芦苇发出怒号。不知是什么鸟那么顽强，在海潮般的风声中发出声声凄厉的长啼。风声，鸟啼，使人听了心里直打哆嗦。

此时，海子里水黑如墨，从水里钻出来的，是那奇形怪状的妖魔。钻出来，潜进去，哗喇哗喇，显示它的狰狞。海子上有一团黑气升腾起来，弥漫开，立时暝色掩盖了四野……

这时，寒风刺骨，凛乎不可久留。我跟我的同伴几乎是抱头鼠窜，逃回了招待所。

电线被怪风刮断，我们只能守着一只蜡烛枯坐。荧荧烛光，照得我们脸上青一块黄一块，阴一面阳一面。彼此瞅瞅，这仪容实在不怎么美好，于是就一口吹灭了烛，效仿蒲松龄老先生，姑且谈谈鬼怪，聊聊狐精。

我的同伴，在谈鬼方面是有些霸气的。一个故事讲出来，四座皆惊，毛骨悚然；只觉着身边鬼影幢幢，鬼步蹀躞，鬼魂大约也闲着没事，跑来凑凑热闹，听听故事……人们也怪，愈惧怕愈要听，一个听完了不过瘾，要求让他再说一个。他坐在漆黑的角落里，“啪”地一拍“醒木”，用怪声怪调的嗓音说道：“从前有个医学院的学生，很用功。老师正在开人体解剖的课程，并领着他们到实验室去，亲手解剖尸体。那个学生，白天操刀上了几堂课，觉着仍是隔靴搔痒，就在夜晚偷偷溜进实验室，打算把人体的骨骼搞得一



清二楚。他溜进实验室，打开灯，却意外地发现刚运来一具女尸。女尸就女尸吧，科学工作者心里没有鬼神的概念；谁知他刚往前一迈步，就听那女尸咯咯地笑起来！不错，分明是那女尸在笑，衣衾早已揭开，在那一头浓密的墨发间，有一张苍白的脸，白得象雪，象石灰。可能是随着笑浪喷出气息，那柔而浓密的发为气息所拂动，飘卷着，蓬散着，将一片阴影印在雪一般的面庞上……这样的时间、环境，出了这种咄咄怪事，什么人能受得了哇，那学生扔下解剖刀，大叫一声撒腿就跑……”

我的同伴说到这儿，故意卖个关子，闭口打住。屋里的人先是屏息静气，鸦雀无声，后来就一齐哇哇喊叫：“胡扯！胡扯！这故事讲得没边没沿，死尸怎么还会笑呢？”大伙骂我的同伴胡诌八咧，同时也顺着故事的脉络东猜西猜，想找出死尸所以发出笑声的理由。有的说：是他的同学在开玩笑，藏身在尸体后面；有的说，是那学生的幻视幻听……后来，还是讲故事者自圆其说，说那女人刚刚断气，就运到医学院作尸体解剖，当时她的笑神经还没有死，忽然不知道又想起啥来啦，就忍俊不禁，咯咯咯地笑起来。

这故事既惊险又有科学解释，大家听得津津有味。这时，B旗的一位同志——他是特地陪同我们的，就讲起了鱼儿海子的故事。他讲之前一再申明，这是真事，绝非杜撰，说它荒诞也罢，魔幻也罢，反正谁也没法解释海水的奇异现象。

他说的是B旗从前有一位女公爷，名叫彩罕陀罗海。她在抗日战争时期，在敌之压力、伪之诱惑、敌伪联合又打又拉之下，坚持了民族气节，高举抗日旗帜；后来国民党授予

她中将衔，成为著名的抗日将领，巾帼英雄。以后，抗战胜利，她这个戎马半生的女将军，却堕入情网，沉溺情欲，纵拔慧剑难斩情丝，神矢飞来偏中心灵，以致这位女豪杰竟甘为情死，抱恨终天！女公爷彩罕一灵不泯，那种娥皇、女英式的，宓妃留枕式的，高唐神女式的，《孔雀东南飞》式的，彩珠坠楼式的，《长恨歌》式的，“沈园柳老不成眠”式的，“冲冠一怒为红颜”式的，梁祝式的，宝黛式的……万古不磨的情思，竟化成了一缕青气。此气有时细若一缕炊烟，有时粗如电站水塔，有时狂如拔地旋风，有时静若山间岚霭。白天，阳光明媚，晴空万里，那青气就从鱼儿海子中升起，清风不扰，云影不遮！笔直地飘上蓝天。有慧根的人，还会从那青气中看见一位盛妆美人，那真是鲜丽如早霞，娴静似素月，清幽若湖水；那含情凝睇的盈盈双目，只要是望你一眼，你就会破釜沉舟，不顾一切，噗咚一声跳进海子里去……。一旦遇到阴天，乌云、暴风、冷雨、冰雪，就会将那情思所钟的一缕青气扯断，美人自然也就沉入海底。可是，彩罕是不屈的，她死的时候曾纵声大笑，这时，她那面对阴霾的灵魂依然纵声大笑。这可不是笑神经没有死，而是人家女公爷的那一股可以感动天地的豪气……

他说着讲着，突然住口，也是那一套故作惊人之笔的办法，岔声岔气地说：“你们听！你们听呀！彩罕陀罗海笑起来了！”

我们都仔细听，屋里黑咕隆咚，外面狂风大作。风刮着芦苇，风卷着海子里的水，若是细细揣摩，当然可以听到笑声：

“哈哈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

“哈——”

声响，可以随着人的意念，作用于人的听觉。火车一进入山西地界，车轮撞击钢轨的声音是：“吃醋、吃醋”，而刚进入内蒙古则变成了“山药蛋、山药蛋”；所以，海子上的笑声不足为奇，你只要不那么去想也就是了。

然而，不对。果然有人隐隐地在笑，而且还是女的。不是浅笑、欢愉的笑，而是狂笑、冷笑。不是风浪声幻化为笑，而是清晰的笑声夹在风浪中。这就令大伙万分惊讶了！好你个国民党中将、女公爷，凭你的身份你早就该死，死后万劫不复，你还腆着脸笑什么？还狂笑冷笑什么？这世界，什么是你该笑的呢？

话是这么说，人们可是都颓萎了。好家伙，窗外有个女鬼在笑，谁能不心惊肉跳呢！

第二天，天朗气清，我早早起来，漫步在鱼儿海子岸边。这时我才明白，所谓那一缕冲天拔地的灵气，乃是海水在阳光下的折射，类似我们常说的海市蜃楼。回忆昨夜，在漆黑的屋里那些神话鬼话，我感到非常可笑；可不知怎的，那位身世蹭蹬的女性，却在我心里留下深深的印迹！

说来倒真应该把我“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”，我这时竟忽发狂想，眼前现放着战天斗地的挖渠好汉而不去采写，却绕着弯弯、想方设法去寻访当年的知情人，去了解彩罕陀罗海那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。

那位陪同我们的同志，经过一番打听，终于找到了从前给彩罕当女奴的一个人。这位妇女名叫叶赫，六十多岁，此地的劳动牧人，记忆力好，很爱说话，她翻寻了好半天，竟

找出彩罕陀罗海的一张照片来给我看。

真是奇迹！岑参手写的石碑竟没有这么一张硬纸片有生命力；这不难解释，硬纸片是藏在人心里的，叶赫用自己的心保护了她敬爱的人，尽管是一个影子。

我在B旗住下来了，就住在叶赫的蒙古包里。她的女儿很会唱歌，给我唱了很多很多蒙古族民歌。乍一看，她长得丑，耷拉着眼眉，长瓜脸，小眼睛，翘着唇。可她生性活泼，爱说爱唱，对人亲热；没过多久，我就觉着她很漂亮了——真的漂亮，纯真而动人。这就象我对山口百惠的看法，初看她演的电影《绝唱》，愈琢磨愈丑，后来也不知怎的就觉着她俊了，多么清秀飘逸的女性呵！

这姑娘名叫巴达玛，在省城的一所美术学院深造，现在是回来度寒假的。

巴达玛还教我唱歌，唱那蒙古族有名的民歌《黑缎子坎肩》。我拿不准调儿，却被那美丽而深情的歌词吸引着。

“黑缎子坎肩，是我在黑夜中为你缝制，
早知你离开我，哪如剃掉自己的十指。

“紫缎子坎肩，是我在风雨中为你剪裁，
早知你变了心，我就该将痴情葬埋。

“黄缎子坎肩，是我在月光下为你刺绣，
早知你抛弃我，就该用钢针将自身穿透！”

这是对负心人的谴责，却不带切齿的恨声，没有冲天的

怨气，而是自我忏悔：“我为女子，薄命如斯，君是丈夫，负心若此”！普天之下，唯有背叛者最可恨。昔日卿卿我我，海誓山盟，地老天荒，心似金钿，突然间变了卦，说是已往的一切都是一种迷误，那是做了一场多么荒唐的桃花梦呵！现今午夜梦回，睁眼一看，杨柳岸晓风残月，而岸上的野草芊芊，闲花灿灿，任你去摘去采，真是神仙般的生活！回首前尘，信誓旦旦，守身如玉，以坚贞自诩，以未来相期，那全都是大傻瓜的玩艺，有花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！走呵，到花丛里耍子呵，把原先的佳人忘了吧，忘记过去就等于进步！……

我们伟大的人寰，居然容纳着这种人，并且让他们飞黄腾达，谁知造物者是什么心肠呵！

据叶赫说，彩罕陀罗海临咽气的时候唱的就是这首歌。她是死在爱人怀里的，是他同她云雨巫山之后被毒药害死的。弥留前，她知道是他下的毒手，所以就唱着这长恨歌死去了……

我问她所爱的那人是谁。叶赫说，就是她的老师，她的第一个恋人，把一个女人的痴情都倾注在他身上的那个人。他，就是从前A旗公爷府的西宾胡克沁。

那么，胡克沁为啥要害死她呢？叶赫也说不清楚；这就得请教当时官场上的一些人。于是，我以B旗为轴心，向四面八方辐射出探索的光线……

二

我访问了很多。其中有国民党F战区的军官、C省调

查研究室人员、军统C省情报站人员、蒙旗自治指导委员会人员、伪蒙疆政府人员……不访问还则罢了，一经访问可就把我闹迷糊了。无非是三十——四十年代的事情，当事人有的还健在，怎么竟众说纷纭？彩罕原在我心目中就是那浩淼而美丽的鱼儿海子，让那些人一说，她几乎成了碱水泡子、臭水坑！

有的说：彩罕是武则天一流的女子，不知有多少面首，是个淫荡的风流寡妇。有的说：彩罕当国民党中将，全靠着裤腰带一松，她跟C省或F战区党政军要员，以及中统军统特务，大概齐的都发生了关系，最后跟她的参谋长刘项姘居，还狠毒地用砒霜药死了她从前的恋人胡克沁……

有的人知道我是搞创作的，就劝我不必抓这样的题材。“那个娘们不值得写，”他们说，“可别污了您的笔！即便是写出来也没有价值。您瞧有好多作家都在写蒋介石、蒋经国；老蒋先生功在国家，有目共睹，小蒋先生政声赫赫，有口皆碑；您抓住这样的题材，大可以得作家协会文学奖；小可以象《庐山恋》那样轰动全国……

这些人自然是好意，希望我一举成名，也象人家那样把肚子挺起来，顾盼自雄，旁若无人；可我天生就不是那种胚子，我的文章只能到报屁股上去找，或者对付着在刊物上登个末题，充当“压轴子”的角色。人贵有自知之明，二蒋尽管红得发紫，可我写不了，我的一枝秃笔即使在梦里也没生过花，怎么办？还是写彩罕陀罗海吧，既然已经掌握了这么多材料。

且说有一天，那个当过女奴隶的叶赫，竟找出了一张彩罕的照片。年深日久，照片变成了黄色，上面还留有水迹、

墨痕，可她的影像是很清楚的。最令人惊叹的是她那双眼睛，那样的秀媚，那样的明亮，那黑漆漆的瞳仁盯着你，瞳仁上的光点象星星那么闪烁。眼睛在跟你说话：“你好？我们认识一下。我就是彩罕陀罗海。有关我的一切，我自会告诉你。我希望你秉笔直书，不穿凿，不粉饰，历史就是历史。”

我眨眨眼，那双秀丽的眼睛不再说话了，却仍旧凝视着我，含有深意地凝视着我。

我把照片夹在笔记本里，带回去研究研究。因为笨，我写东西多是有原型的，天马行空，无端幻化却是不会。想着炫耀点知识吧，肚里没有墨水；想着闹几句英文学学时髦吧，可惜只懂ABC几个字母；什么空灵、天籁、时空观念混搅，都统统与我无缘。无法可想，这帧照片也可能帮助我描绘一下彩罕的肖像。

回到我住的蒙古包仔细端详，觉得她是颇为英武的。戴一顶大沿军帽，看不清有无帽徽，短发齐耳，类乎我们今天青年喜爱的矢村头。颧骨略高，消瘦的面庞，尖尖的下颏，清秀中含着一股英雄气概。是半身戎装照，却未带中将军的肩章。

再瞧那漆黑而明亮的眼睛，几乎使我不敢看了，那么奇异，那么活泼泼的，那么炯炯发光的望着我，好象又要跟我说话了！

“你好！我们已经认识了。关于我的事，你打算怎么写呢？要想出名，你就把我写成著名的抗战将领，战绩辉煌，而这又都归功于抗战最高机构的指挥有方。其实，人家日军倒也是堂堂正正之师，在战场上英勇绝伦，视死如归……这么写，我看必能讨好，要想赚钱，你就把我写成淫妇，一桩

接一桩的风流韵事，一件又一件的奇行诡迹。君不见街头上有很多家闭路电视，从子夜之后就上映风流录相，每张票卖到七元钱。文化部门某领导人说：性开放嘛，多长点见识也好嘛，有那么几个生活镜头无伤大雅嘛；于是，大把的票子滚滚而来……。如果你安于寒素，把一切奉献给艺术，那就该严格地遵循生活现实，严格地忠实历史，不象商品那样看行情，不象浮萍那样随潮涨落，每写一笔都把你的灵魂渗透进去，用你的纯洁的力量把真善美爆发出来……当然，由于你受着能力的限制，最后结局也未免平平，可那作品是你人格的化身，而不是用三节棍打肋巴骨，靠着吹嘘和瞒骗而兜售的狗皮膏药。你自己看着办吧，是想当稀世之奇才呢？想当万元户呢？还是老老实实做你的三尺微命一介书生？……”

哎呀，不得了！她不只是用会说话的眼睛盯着我，嘴唇也在噙动，是的，分明是嘴唇在噙动……

我扔掉照片，走出蒙古包，在晚风中漫步走走，想让风吹吹我这发热的头脑。

天近黄昏，夕阳还悬在鱼儿海子上面。可它只露着一半，另一半埋进青色的云里；云在海子上荡漾着，太阳就象乘着一叶小舟在垂钓。从青云里射出无数条金光，那就是牵曳鱼儿的钓丝吧。海水波光闪闪，好象所有的鲤鱼都跳出来，露着那跃动的、活泼的、红色的脊和鳍……我被这景色吸引着竟痴痴地站在旷野里凝望起来。

一位衣着华丽的女人向我走过来。穿着紫花旗袍，戴狐狸皮围脖儿，披着乌云似的长发，扎着猩红色摩登带，两只耳环晶亮夺目，不用说那是钻石的了。我已经忘记自己在想象中，也忘记了自己是谁，竟好奇地侧过脸去，打量着人

家。我惊羡她的美丽，而那漆黑灵活的眸子尤其引人；整个面容是那种长方型，下颚略尖，鼻子有点翘，显得活泼而愉快。不知为什么，一见到她我的心情骚乱，激动，竟失去了往日的沉着，宁静。

我和她在一起散步。无疑的，她就是彩罕陀罗海。她的确有着引人的魅力，一方面是姿色的美，一方面是言谈举止的妩媚。我望着她，心里在犯疑：瞧她这个样儿，或许人们说得不错，她充其量不过是个高级妓女，供国民党达官贵人消闲解闷的玩物罢了。这该怎么写呢？为什么非要写她不可呢？……我的思路刚一转弯儿，她倒什么都明白了，她瞧着我微微一笑。

“一个人的历史，是他自己走过来的道路，既不能任意吹捧添彩，也不好泼一桶粪尿。在我担任抗日游击区司令的时候，曾被晋升为将，授予一级‘青天白日’勋章。那功夫，多少文人为我捧场，编书、演戏、写诗、作画，我简直成了活神仙。后来，我打了败仗，丢盔卸甲，抱鞍吐血，几乎全军覆没，他们看我不中用了，没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了，于是又挥动生花之笔，编造出许多引人而又骇人的故事。先从我的历史说起，说我年轻时妖媚轻佻，专门跟老头子睡觉，生下小孩扔进了鱼儿海子；后来又跟我的老师私奔，被抓了回来，嫁给了B旗公爷多布敦。当了福晋之后仍不安分，跟旗保安队长偷情，专捡精壮小伙洩欲，竟被多公爷当场抓住，把我和奸夫赤身裸体捆在一块儿……接着，又说我跟国民党要员姘居，百般献媚，牺牲色相，这才爬上了中将军的宝座……”

她愈说愈快，神情也愈发激愤，后来突然语塞，什么也